

陕西考古博物馆陈列展示的实践与探索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f Exhibition in Shaanxi Archaeological Museum

孙伟刚

Sun Weigang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西安, 710054)

(Shaanxi Academy of Archaeology, Xi'an, 710054)

内容提要: 陕西考古博物馆是一座集科研、公众教育和社会服务为一体, 展示考古工作和考古学科发展的专题博物馆。它依托陕西省考古研究院65年来积累的文物标本和考古研究成就, 与社会共享考古成果。其陈列展示的特点可概括为一条主线、两个展示区域、三个突出、四大篇章。在内容和形式策划上, 着眼于考古学科理论的发展及应用、考古发现及阐释, 重视考古现场还原, 遗物组合的原真性、科学性, 是考古学科内涵的全景展示, 体现了考古学科的特色。这启示我们, 考古博物馆的建设必须依托专门的考古机构, 展陈内容与大纲编写必须有考古项目负责人或一线考古人员参与, 展陈设计需考虑专业性与普及性, 提高公众的参与度。

关键词: 陕西考古博物馆 考古学科 成果展示 文化遗产保护 文化自信

Abstract: Shaanxi Archaeological Museum is a special subject museum that integrates scientific research, public education and social service, and displays archaeological work, the development of archaeology. It relies on the cultural relic specimens and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results accumulated in the past 65 years by the Shaanxi Academy of Archaeology, and shares archaeological results with the society. Its display features can be summarized as one main line, two exhibition's areas, three prominent features, four chapters. In terms of content and form planning, it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rchaeological theory,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and interpretation, attaches the great importance to archaeological site restoration, and the authenticity and scientific nature of relic combination, which is a panoramic exhibit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archaeology and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rchaeology. This enlightens u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archaeological museums must rely on specialized archaeological institutions, the compilation of exhibition contents and outlines must involve archaeological project leaders or front-line archaeologists, and the exhibition design should consider professionalism and popularity, so as to enhance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public.

Key Words: Shaanxi Archaeological Museum; discipline of archaeology; results display;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cultural confidence

一、引言

19世纪中叶以来,在地质学与生物学启发下,西方学者历经半个世纪的不懈努力,从汤姆森(Thomsen)的文化演进“三期论”学说,到蒙特柳斯(Montelius)的器物“类型学”研究,再到柴尔德(Childe)的“考古学文化”概念,科学考古由此发端并向外播迁,相关译著在国内纷纷出版,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加之传统金石学的积淀,为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一批肩负国家民族振兴重任的中国学者开始走向田野,以寻找中华文化源头、建立上古史为目的,开展了一系列考古调查和发掘。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中国考古学,被赋予了健全民族意识、建立国家信史的历史使命。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国考古学形成了以考古地层学、类型学为基础,多学科综合研究的理论方法体系,考古学及其发掘研究成果越来越受到社会公众的关注,发掘研究成果对构建中华文明发展史、阐释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作用愈发凸显,考古学已真切地将小众的知识转化为大众的文化^[1]。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经过几代考古人接续奋斗,我国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2]

将中国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体系、研究成果进行大众传播,在阐释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及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等的过程中,用遗迹、遗物进行深度解读,成为中国考古学界的共识与思考命题。早在民国时期,中国考古学者除撰写学术专著、科普文章及举办讲座外,还进行了20余场次的考古成果展览,这些考古出土文物展,运用通俗化、多样化的展示方式,影响巨大,在构建公众正确的古史观和民族认同、家国认同与增强民族自信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3]。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在当时也提出了建立国家博物院或在考古发掘地建立博物馆,进行考古成果的展示与公众文化传播^[4]。

经过百年发展,我国陆续建立了诸多依托考古遗址的考古遗址博物馆、收藏考古发掘品的“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等。进入21世纪,国内相继出现了命名为“考古博物馆”的博物馆(院)并向社会公众开放。

2022年4月28日,经过数年筹备与建设的陕西考古博物馆建成并对外开放,成为全国首家开放的考古学科专题博物馆,成为中国博物馆领域的一支新业态,使博物馆领域增加了一种新类型,成为中国考古学和博物馆事业蓬勃发展的新增长极^[5]。

本文通过解读陕西考古博物馆陈列展览内容的探索与实践,希望透过个案的阐释,为我国考古博物馆事业健康、有序发展,考古博物馆所传播的文化知识、文明密码提供些许参考。

二、陕西考古博物馆的展陈实践

筹建伊始,陕西考古博物馆即定位为科研、公众教育和社会服务三位一体,展示考古工作和考古学科发展的学科专题博物馆^[6]。依托陕西省考古研究院65年来积累的文物标本和考古研究成果,与社会共享考古成果的专题类博物馆。在内容和形式策划上,着眼考古学科理论的发展及应用、考古发现及阐释两个方面的内容,重视考古现场还原、遗物组合的原真性、科学性,是考古学科内涵的全景展示,体现了考古学科的特色^[7]。

建成开放的陕西考古博物馆南依秦岭,东邻香积寺,总建筑面积10753平方米,其中室内展陈面积5800平方米,常设展览以“考古圣地、华章陕西”为主题,展出文物4891余件(组),临时展厅主要展示最新重大考古发现和专题研究成果;室外展区面积10000平方米,主要分为田野考古主题展示区、历代砖砌展示区、历代陶瓷片区、石刻文物展示区等。

陕西考古博物馆的陈列展示内容,与常规的以历史发展顺序为特点的古代文明展有本质上的区别,概而言之,前者主要是“一条主线”“两个展示区域”“三个突出”“四大篇章”。

（一）一条主线

陕西考古博物馆以“考古”为主题，将展出文物与考古背景知识结合，以考古学的视角解读遗址与文物，展示科技考古、动植物考古、环境考古、体质人类学等多学科手段在考古发掘与研究中的应用，讲述古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结论，使公众在参观过程中共享陕西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成果。

馆内常设展所展出文物皆以遗址为依托，共介绍从旧石器时代到元代的遗址或项目138个，重点对陕西省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26项重要遗址、11项“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进行全方位的遗址文化内涵介绍与出土文物展示。馆内常设展出的文物均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历年考古发掘出土品，这一点也是区别于其他历史或艺术类博物馆的一大特点。

（二）两个区域

1. 馆内“考古圣地、华章陕西”常设展

常设展是陕西考古博物馆陈列展览的主体，展厅设在博物馆楼内，向公众介绍陕西考古的发展历程、考古学理论方法、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文物科技保护等内容。在采用考古学的语言展出较多的考古标本的同时，运用互动式、沉浸式展陈手段，将深奥的考古学知识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解读展示。展厅内共设置了30项物理互动、63项多媒体互动，对展示主题进行深化和延展。

在介绍考古地层学这一理论时，使用多媒体介绍什么是考古地层学，通过电子屏幕介绍这一概念来源于地质学，通过土质、土色区分不同堆积，并根据叠压、打破及平行关系确定不同堆积形成的先后次序，来研究遗存之间相对年代早晚关系的方法。

为了让观众直观认识不同类型的土样，分别选取了咸阳渭城区底张墓地、泾阳蒋刘仰韶时期遗址、秦咸阳城六号宫殿建筑遗址、咸阳秦都区永安堡村陶窑遗址采集的原始生土、灰坑土、五花土、夯土、红烧土来直观展示。同时将1951年苏秉琦先

生在西安进行考古发掘工作后，将遗存分出仰韶、龙山、周三个阶段并细致划分地层堆积与不同遗迹的打破关系剖面，进行了复原展示，将深奥的考古地层学知识通过实物直观地展示给公众。

在介绍考古类型学时，通过多媒体介绍出土遗物的分类、型式分析过程，用图表介绍苏秉琦对宝鸡斗鸡台墓地出土陶鬲的分析，展示考古研究中遗物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并使用陶鬲模型和陶片，让观众通过观摩与触摸这些模型来体验考古研究中如何根据器物的纹饰、形制来分类研究，并判断出不同类型陶鬲的相对年代早晚关系。

馆内陈列在介绍文物展品的同时，将这些出土文物归纳到具体遗址中，在背板介绍遗址的发掘时间、地点、发掘单位、所获荣誉等简要信息，并将该遗址的具体文化内涵进行综合介绍，辅以图、表、模型进行详细解说。据统计，馆内基本陈列背景介绍文字达到了13万字，图表1188幅，使用了10处分解图示来解读彩陶、秦陵石铠甲、瓦当、骨针等的制作过程。

如介绍石峁龙山时代遗址，注明遗址年代为距今4300—3800年，发掘时间为2011—2021年，发掘地点位于陕西省榆林市神木高家堡镇，发掘单位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市文体广电局、神木市石峁遗址管理处，获得2011—2020年度世界十大重要考古发现，2012年、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1—2015年度田野考古奖一等奖，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等荣誉奖项。并通过多媒体大屏幕播放“漫游石峁”视频，显示石峁遗址的现状、地形地貌与城垣结构，介绍石峁外城、内城、皇城台等相关点位。用60幅背景图片展示石峁文化典型遗址分布范围、历年发现过程、重点文物出土现场、多学科研究、学术会议等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成为文物展品的辅助展示材料。将石峁石城的一段模拟复原到展厅，将城墙马面下发现的头骨坑复原到展线上，将石峁石城外城东门瓮城及一段墙体通过等比例模型作为辅助展品展出。

在石峁遗址的展陈内容上，除上述陈列手段

外，还设置多媒体3处，拓展知识点及知识链接4处，最大限度、全方位解读了距今4300—3800年陕北龙山时代史前石城的遗址内涵、出土文物、多学科研究成果、文化属性等内容。可以说，这类展示手段是陕西考古博物馆基本陈列内容呈现上的一大特点，也是有别于历史博物馆的独特之处。

2. 室外文物陈列

除室内常设展，陕西考古博物馆充分利用馆区唐风园林式的建筑格局，在博物馆主楼周边设置4处陈列点，分别为考古桥、田野考古展示区、陶瓷片展示区、石刻文物展示区。将室外展陈与院内景观结合，通过一条象征着文化源流的多变路线串联起来，创造出更加多元、立体的考古探寻路径，展现陕西考古所映射的中华文明灿烂纷呈的图景。室外展区是对室内陈列的补充，在追求展示的真实性和科学性上保持一致，展陈以“真文物”为基础，确保展出文物得到“真保护”，根据室外展区露天环境的特点充分考虑文物保护的重要性。室外展示每个区域体现一定的主题性，而非简单罗列、堆砌展品，借助适量的辅助展项表达内容，强化不同文物之间的逻辑关系，以进一步提升展陈的主题性。

考古桥位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主楼正对面，通过在下沉式庭院上部桥体上，将陕西考古最具代表性的24个重要事件或考古发现镌刻在石材上展示，串联起陕西考古的时空脉络，连接博物馆正门与主楼。

田野考古展示区位于博物馆主楼西侧，定位为公众考古科普区。整个区域开挖10个10米×10米的探方，向公众展示田野考古的基本方法——探方发掘法，部分探方将真实发掘的灰坑、房址及其之间的叠压打破关系予以复原展示，让参观者身临其境，近距离感受考古发掘现场，勾勒还原田野考古过程及发掘方法，增加公众对考古学方法的认知。展示区放置7个人物雕塑，分别模拟发掘过程中的绘图、刮面、照相等场景和使用洛阳铲勘探的工作状态，静态展示考古人的工作场景。探方周围一是将陕西发掘的历代陶砖堆砌展示，并配以各时代陶砖

烧制工艺、特征及用途的简介；二是将不适宜在馆内展示的近年来发掘的秦代水井、汉代车辙路面、明代卵石散水搬迁至室外，覆以透明钢化玻璃罩，旁边辅助说明文字。将考古发掘的遗迹展示给公众，将发掘的大量古代墓砖加以活化利用，最大限度地考古遗存向社会公众展示。

石刻文物展示区位于博物馆东侧，展示秦陵石刻，汉唐陵墓发现的石门、石羊、翁仲、华表等石质文物。该区域将石雕石刻类文物结合景观游览路线布置，将文物展示与园林景观融为一体，使其价值得到最大发挥。

陶瓷片展示区主题为“陶语中国·一眼千年”，将陕西前仰韶时代至明清各时期发掘无法修复的典型陶器口沿、底部、器身等标本堆砌在展框内，辅以时代、典型陶器特征、典型遗址介绍等说明文字。让参观者透过这些陶瓷残片，直观了解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陶瓷器物种类、典型器物特征、陕西地区的重点遗址等信息，用这些静态的陶瓷器残片述说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发展历程。

（三）三个突出

2020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以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为题举行第23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2]。走过百年发展历程的中国考古学，已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建构文明起源标准、中国古代文明化进程、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生成机制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8]。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体系。接下来应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工作。……要运用我国考古成果和研究成果，通过对外宣传、交流研讨等方式，向国际社会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讲清楚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2]。“要充分运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研究成果，更加完整准确地讲述

中国古代历史，更好发挥以史育人作用。……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9]

陕西考古博物馆的建成开放是考古人迈出的第一步，更是陕西考古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指示精神，基于新时期考古工作的新使命、考古学科发展的新趋势，结合陕西文物考古事业的现状与未来，服务陕西经济社会发展而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以展示考古工作和考古学科本身发展为主题，创新、有特色地“展示、解读中国考古史和最新考古发现，普及考古知识，弘扬传统文化”^[10]。

陕西考古博物馆使用考古学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宣传展示中国考古学的理论方法、科学体系、文化分析方法、区系类型理论、多学科研究手段。通过考古学的语言、考古发现的遗址与文物全面展示陕西地区的古遗存所反映的中国境内百万年人类史、万年农耕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重点展现陕西地区周秦汉唐考古新发现，西周部分展现周原、丰镐都城、宝鸡石鼓山西周墓地，东周部分展现韩城梁带村、澄城刘家洼芮国墓地考古成果，及蕴含的周人礼乐文明。秦、汉、唐部分主线为以城、陵、墓考古发现为主的重要遗址。通过凤翔雍城、秦都咸阳等遗址，展示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秦帝国形成的机理。通过西汉帝陵大遗址考古成果、中小型墓葬发掘材料展现汉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与汉人的精神世界。唐代陵墓、都城等展现开放、包容的盛唐图景及雍容华贵的士人阶层生活。宋代展现文人雅士的生活场景。这些展示内容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重要指示精神的生动实践，是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陕西贡献。

（四）基本陈列的“四大篇章”

陕西考古博物馆馆内基本陈列分为考古历程篇、文化谱系篇、考古发现篇、文博科技篇四大篇章。这四个展示单元既互相独立，又相互补充，展陈内容与形式都体现了“考古”特色。

考古历程篇以宋代金石学的《考古图》为开篇，勾勒出中国考古学来源之一的金石学在古史重建中“正经补史”的作用，梳理金石学对中国考古学科产生的积极意义，展示学科的演变脉络。以展板图片、文字介绍1921年发掘仰韶遗址为起点，一批肩负国家民族振兴、兴史救国重任的中国学者开始走向田野，以寻找中华文化源头、建立上古史为目的，开展了一系列考古调查和发掘，促成了现代意义考古学在中国的创立。介绍了中国考古学者在仰韶遗址、殷墟、西阴村等地发掘的过程与历史，梳理了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的理论探索，创立的地层学与类型学实践。着重介绍了1934年徐旭生先生带领的陕西考古会在宝鸡斗鸡台的发掘，是现代意义上的“陕西考古第一铲”，开启了陕西科学田野考古的先河。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考古学走向成熟开辟了广阔道路。七十多年来，陕西考古以阐释中华文明起源和历史发展脉络为己任，始终与国家经济建设同频共振，历经了“抢救性考古”、“配合性考古”到“大遗址考古”的过程。在建立陕西古代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基础上，逐步树立起课题意识，并将学术研究为导向的大遗址考古作为新时期考古研究的目标，揭示了以陕西古代遗存为代表的中华五千年文明多元一体、连绵不断的发展脉络。

在这一篇章中，使用考古遗址中的土样、模拟发掘场景、著名考古学家手稿、不同阶段考古工作所用设备展示一百年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理论方法，陕西考古机构的成立发展历史、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成果，各阶段考古发掘的遗址及重点文物。通过这一展厅的陈列，使观众直观感受到考古人对陕西文化遗产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所做的重要贡献，诸如西安半坡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法门寺博物馆、汉景帝阳陵博物院这些享誉海内外的博物馆均是在考古人风餐露宿、手铲发掘与研究基础上建立的。落脚点使用图片展示新时期陕西考古人紧跟国家战略，积极融入“一带一路”文化建设，深入中亚地区开展合作考古发掘研究，展现陕西考古人与国外机构开展人文交流、合作考古，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所进行的积极探索。

文化谱系篇以丰富的考古发现为基础，陕西考古建立起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完善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由此，为搭建全国范围内不同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分期、谱系和年代框架提供了重要支撑，丰富了考古学区系类型理论，揭示出中国古代文明多元一体的典型特质，为认识早期中国大范围、长时段的文明发展脉络提供了科学依据。

以陕西蓝田旧石器时代古人类遗址点开篇，介绍蓝田公王岭和陈家窝、南郑龙岗寺、洛南盆地遗址群、大荔甜水沟、南郑疥疙洞、宜川龙王辿等遗址的发现，构成了百万年以来陕西乃至中国古人类文化遗存的框架。运用多媒体展示陕西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电子地图，让参观者直观感受陕西地区从旧石器时代直到西周时期的遗存分布与考古学文化。通过图、表重点解说古人类起源问题，通过陕西及中国境内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存的发现，说明东亚地区的古人类在演化过程中未发生过外来人群对本土人群的大规模替代，本地主体人群与外来人群之间主要是融合关系，为实证中国大陆古人类起源、发展一脉相承的百万年人类史提供考古学上的确凿证据。距今8000—38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国各地区系文化相继形成，陕西新石器时代遗址数以千计，以老官台、半坡、泉护村、客省庄等遗址的考古工作为引领，率先建立起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标尺，即前仰韶、仰韶和龙山三个阶段。通过遗址介绍、文物遗存，辅助展板、图片、多媒体等手段，介绍了距今8000—6800年陕西渭河流域和汉水上游的临潼白家、华县老官台、渭南北刘、宝鸡关桃园、西乡李家村等前仰韶文化遗址点的内涵、文化圈分布范围与重要意义；距今6800—4800年以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南郑龙岗寺、华县泉护村、高陵杨官寨、蓝田新街等典型遗址点及出土文物所展现的这一时期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主干图景；展示了距今4800—3800年陕西地区以武功赵家来和浒西庄、扶风案板、长安客省庄、延安芦山峁、神木石峁等重点遗址为代表的龙山时期丰富的遗存。

考古发现篇以陕西地区重大考古遗址为依托，着重展现基于多学科、全方位理念下的田野考古工作方法、手段及发现成果。以史前至宋元时期重要考古遗址及代表性的文物，介绍陕西考古人着眼于文明起源、国家形成和社会发展的探索研究，以“探索未知、揭示本源、构建先史”为己任，实施的“大范围调查、大面积勘探、小面积发掘”创新性考古工作模式。本篇章作为陕西考古博物馆的核心内容，共分为三个单元。

第一单元开篇介绍荣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高陵杨官寨仰韶中晚期中心聚落，延安芦山峁龙山文化城址与荣获世界六大考古新发现的神木石峁遗址，介绍了遗址文化面貌、内涵、文化分布及对外传播路径，穿插展示了体质人类学、动植物考古、实验室考古等多学科研究成果，以实物、实景诠释中华文明起源的陕西图景。周代王都与采邑展示周原、丰镐西周都城的发掘与研究成果，岐山周公庙西周周公采邑遗址及高等级墓地、宝鸡石鼓山商周墓地考古成果所建立的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分期谱系。以韩城梁带村、澄城刘家洼芮国遗址考古发现实证春秋芮国封地的确切所在，从墓地到区域文化、聚落形态和社会结构关系的大遗址考古理念，更全面地厘清了芮国都邑遗址的内涵和分布格局，在周代封国研究方面取得的重大收获。

第二单元以“寻踪帝国、发现盛世”为题，点出了陕西秦、汉、隋、唐时期所独有的都城、帝陵遗存，新理念主导的都城与陵墓大遗址考古，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模式。透过这些帝国文明最高载体的考古发现揭示中华文明主根脉的盛世图景。秦都雍城、栎阳、咸阳城及陵墓区的调查勘探、发掘成果揭示出秦人五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及秦帝国建立的考古脉络。汉唐帝陵的大范围调查、大面积勘探、小面积试掘呈现出了帝国盛世的全貌，同时也为这些遗址的保护提供了第一手资料，都城与陵墓的宏观格局和社会体系研究，在中国古代都城、帝陵、墓葬考古学的理论方法方面发挥着引领作用。汉唐之间四百余年，陕西经历了魏蜀、西晋、十六国、北朝、隋代等十余个政权的更迭，战乱频仍，繁华湮

灭，但尚有大夏统万城、隋大兴城等有迹可循。在咸阳洪读原等地发现的大量高等级贵族墓葬及家族墓园，陈列的独特墓葬形制及陶俑、石棺床等特色鲜明的出土文物，展现了胡汉融合的文化面貌。唐长安城、帝陵与周边墓葬是既开放繁荣又等级森严的唐代社会缩影。发掘出土的金银器、陶瓷器、琉璃器、壁画等，生动还原出唐代社会图景，展现了万邦来朝的盛世气象。在这些内容介绍中，着重展示不同遗址的全貌、文化内涵，在展示文物时强调组合，多将单个墓葬出土的文物仓储式组合陈列，采用背板图例、图表、文字介绍各时代不同等级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向观众介绍秦、汉、隋、唐时期地下墓葬所反映的盛世文明。

第三单元对蓝田吕氏家族墓地进行陈列，介绍中国金石学的鼻祖——吕大临家族墓地及蒙元家族墓的考古发现，及出土文物反映的宋元时期北宋关学礼俗的风靡、士大夫的文人雅趣、元代蒙汉威仪的杂糅。着重介绍了铜川耀州窑作为陕西手工业考古的代表，完整地复原了青瓷名窑的历史及其创烧到衰落的历程，映射着长安从帝国都城到西北重镇政治地位的嬗变，也是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由北而南逐渐转移的写照。

尾厅透过多媒体展现“考古人的一天”，这些“时光摆渡人”通过普通而平凡的一天考古工作，担负着透物见人、重建信史、复原古代社会的历史使命。还利用空间单元，通过多媒体播放专家解读的“考古公开课”，让观众坐下来聆听考古学人对不同遗址的深度解读，仔细品味考古、感知文明。

文保科技篇作为陕西考古博物馆最后一个展示单元，介绍经过六十余年发展，文物保护全程介入考古发掘工作，并与科技考古、传统考古统筹联动，通过现场科学调查、应急保护处理、实验室微观发掘等技术方法，提高了脆弱文物的保存率，扩大了考古信息的获取量，拓展了考古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这一单元分别从青铜器、陶器、壁画、纺织品与漆木器等几类出土文物保护修复的理念方法、实用工具、修复过程全链条介绍文物科技保护

成果。本展厅的亮点当属蒲城洞耳元代壁画墓的整体搬迁、修复过程及陈列展示手段。还在博物馆行业首次借助3D Mapping数字投影技术，以实体蒲城县洞耳村元代壁画墓为介质，将壁画投影至墓室外壁进行创新演绎。三维影片从考古现场保护，墓室壁画堂中对坐、行别献酒、醉归乐舞三个情景切入主题，以故事性表达串联呈现元代贵族生活，以生动的视觉效果带给观众沉浸式体验。尾厅与序厅相呼应，展项通过六块65寸液晶拼接屏，借助分屏播放影片和六屏联动形式，针对不同主题的不同叙事方式，以三维动画震撼演绎六件文物重获新生的过程，带领观众感受文物科技工作者的敬业与价值。

三、小结

陕西考古博物馆运用考古学科的逻辑、博物馆的语言，以陕西考古成就绘制出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基因图谱”。百万年的旧石器时代遗存揭示了人类起源的别样图景，延伸了历史轴线；绵延数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勾勒了文明脉络，增强了历史信度；周秦汉唐盛世文明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这一展览实践用考古视角展示了中华五千年文明信史新篇和独特魅力。

正是65年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深耕田野发掘、潜心学术研究的基础，才能将这些遗存展现给社会公众。陕西考古博物馆的建成开放也是考古学和博物馆交叉结合的产物，丰富的考古工作成果是考古博物馆的基础，也是我国博物馆行业蓬勃发展与细分的产物。在展现考古成果、传播考古理念、复原古代社会、传承历史文化、激发爱国热情等方面已起到了促进作用^[1]。

自2022年开放以来，已接待海内外参观公众70余万人次，成为陕西文化旅游的新地标与热门打卡地，已有越来越多的省区市文博同行前来实地参访，并希冀借鉴成立本地区的考古博物馆。陕西考古博物馆之所以能取得业界同行与社会公众的认可，以下几点或许可提供借鉴。

一是考古博物馆必须依托专门的考古机构，作为考古机构举办的展示区域考古发现、研究成果、文明阐释贡献的专门性博物馆。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考古博物馆在展陈中有充分的考古发掘出土文物、田野日记等手稿、研究成果等考古发掘第一手资料；才能激发考古机构在展厅将最新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向社会公众共享的热情，提高考古工作者进行公众考古知识传播的参与度、存在感与获得感。

二是在考古博物馆展陈内容与大纲编写过程中必须有考古项目负责人或一线考古人员参与，确保展览信息的可靠性与内容的专业性。陕西考古博物馆在展陈内容策划及大纲的编写过程中，充分调动全院考古、文物科技保护等领域专业研究人员参与，确保每个遗址能得到全面展示、发掘内容得到充分解读、重点文物得到精彩展现、考古研究成果得到权威解答，避免将考古发掘内容与成果仅靠公开发表资料进行二次创作所带来的错误与不完整。

三是展陈设计须考虑专业性与普及性，提高公众的参与度，能更好地将晦涩难懂的考古学知识向社会公众进行传播，达到考古学知识的普及化。在解读、陈列某个遗址与出土文物时，不是简单的“给观众看什么”“怎么让观众看懂”，还要通过互动装置、图表解读、模拟复原、多媒体影音介绍等技术手段，让观众有切身的参与感，来理解某件文物、某类遗存的原有用途、形制，了解不同时代文物、遗存的真实状态，让公众对考古发掘的遗存有直观的了解与认识。

总之，陕西考古博物馆的建成开放，仅仅是考古工作者在践行文化自信使命上的起步，是对我国博物馆，尤其是考古博物馆建设的有益探索。我们相信，在陕西考古博物馆展陈设计探索的基础上，随着越来越多真正意义上反映不同区域考古成果的考古博物馆建成开放，考古学及其发掘研究成果必将在增强民族历史自信、文化自信上做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 [1] 苏秉琦. 如何使考古工作成为人民的事业[M]//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4: 277-283.
- [2] 习近平. 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J]. 求是, 2020(23).
- [3] 黄洋. 民国时期考古出土文物展览述论[J]. 博物院, 2023(1).
- [4] 徐玲. 民国时期关于文物归属权的争议: 以殷墟发掘为中心的历史回眸[J]. 中国文物科学研究, 2007(4).
- [5] 刘曙光. 建设考古博物馆利在千秋[N]. 光明日报, 2023-09-11(7).
- [6] 孙周勇. “考古语言”回溯古都记忆[N]. 光明日报, 2023-09-11(7).
- [7] 王小蒙, 王沛, 刘思哲, 等. 考古博物馆的一种模式: 陕西考古博物馆的展览思路与特色[J]. 中国博物馆, 2023(1).
- [8] 窦兆锐. 百年考古与中华文明之源: 访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王巍研究员[J]. 历史研究, 2021(6).
- [9] 习近平. 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J]. 求是, 2022(14).
- [10] 孙周勇. 鉴往知来 踏上考古新征程: 纪念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成立六十年[J]. 考古与文物, 2018(5).
- [11] 高义夫, 徐婧. 中国考古博物馆的定义、类型与特点[J]. 博物院, 2022(3).